

李清照词中的酒意象

尚奕杉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1)

摘要:词中她流传下来的词约有五十八首,与酒相关的就有二十八首之多,且每首词中酒的意象又是丰富多彩的,李清照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依靠酒来传递给读者。

关键词:李清照 词 酒意象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往今来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其特定的风格,提到唐朝,人们自然就会想起豪迈奔放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奔放,而提起宋代,就不约而同地吟唱出“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婉惆怅。在这博大浩渺的诗词文化中,男性作家占了主要席位,女性作家却少之又少,所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自然成为宋词文坛上的一朵奇葩,被古往今来多少专家学者所交口称赞。

李清照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女词人。这位自称为易安居士的才女曾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被许多研究学者所称颂“宋人中填词,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予秦七、黄九争,不独争雄于闺阁也。”[1]“作长短句能曲折人怠,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2]“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淮海、大晟,而铸语则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3]

这位不独争雄于闺阁的女词人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李清照,这位婉约派的女词人,在喝酒方面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对酒的喜爱之情丝毫不逊色于男子也不乏酒的意象。于是在她的词中她流传下来的词约有五十八首,与酒相关的就有二十八首之多,且每首词中酒的意象又是丰富多彩的。

说到意象,到底什么是意象呢?所谓意象,是作者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经过对客观对象进行创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就是将抽象的情感用具体的事物呈现出来,简而言之就是借物抒情,寓情于景。李清照爱喝酒的习惯是她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依靠酒来传递给读者。

李清照作为一位养在深闺之中的千金小姐,她的词无非是闺阁之中的琐事,比如伤春惜春,抒发离愁别绪,咏物抒怀……这些被其他男性词人拿来吟唱过多次的思想感情,当易安居士以女性独有的角度去描写,用细腻的情感去体味,就会品出不同的滋味。与以往柳永晏殊的风格不同,清照词哀而不伤,艳而不俗。她晚年经历了靖康之变,亲眼目睹了南宋的没落,词中更不乏爱国热情的抒发。但这些内容与酒联系起来,又别是一种风味。

清照是贵族出身,自然比乡村僻野的姑娘更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所以才得以有一个泛舟游玩的自由,“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种不知是因为饮酒酣乐,兴致所至,还是为美丽的自然景色所沉醉的词句令人回味无穷,比“白日放歌须纵酒,来得更加细腻温婉,同时又不失少女特有的天真活泼之感。在《庆清朝慢》和《渔家傲》中,并没有直接出现“酒”字,如“金尊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中,“金尊”即代表酒杯,诗句中所形容的画面是一种酒酣淋漓的畅快与潇洒。该词中所咏之物虽是芍药,实则却是清照将早年生活情愫融入词中,是以一种“笑红尘”的姿态来享受人生的豁达。而“共赏金尊

沈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中,那种潇洒之感与一种姑娘的矜持,一如诗句中所吟咏的梅花,超尘绝俗还不失奔放。清照这种将女子的柔婉与男子的豪迈杂糅,既不同于“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粗犷,也不同于“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哀婉,而是一种粗中有细,柔中带刚的特殊美感。

在清照的一生中,既有与丈夫赵明诚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又有一个人孤独寂寞的凄清时光,那么抒发离愁别绪,相思之苦就是清照词的一大主题。“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中的酒是典型的“借酒消愁”的酒,为了排遣寂寞之苦,解除相思之痛,只是这份愁苦越浇越浓,弄得只剩下“人比黄花瘦”的结果。但这份哀伤却比“半醒半醉愁更长”来得含蓄隽永,更显示出她婉约派“宗族”的地位。用酒排遣孤独的还有“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愁滋味。”清照要写“险韵诗”,饮“扶头酒”,只是为了要寄托这相思之愁,麻痹自己,但诗成酒醒,依然是“万千心事难寄”。词人用其他事物衬托出内心的愁苦,正是借物抒情的典型之作[4]。“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中,酒再一次充当了抒发思念之苦的意象,只是这次酒还未下肚,愁苦之情就淹没了清照。没想到以前陪伴自己饮酒赏花的人儿现在却远隔千山万水,泪水融解了脸上的残妆,头上的花钿也较往日重了许多,这比“举杯消愁愁更愁”更能表现出词人内心的苦闷,不用直接的书写作者哀愁,便可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体会到周围的事物都因作者的内心而一并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是李清照南渡后名篇之一的词句,又是一种借酒消愁的情怀,在所“借”之酒醒后,那种离愁别绪再次洪水般得涌入心中,飞雁从空中掠过,曾经与之通信的丈夫却再也无法寄来书信,但醒过之后的酒再次勾起心中酸涩的往事,使作者不能自拔。清照词中不仅与丈夫赵明诚的离别哀婉惆怅,与姊妹的离别格外凄凉伤感,《蝶恋花 晚止昌乐馆寄姊妹》中,“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和姐妹分别的情形全都不记得,甚至连离别的酒都不知饮了多少,只记得那份浓浓的悲伤至今都难以消散。这是一句用女性独有的笔调深刻地写出了姊妹间送别的神态。

李清照作为一名封建纲常礼教约束下的女子,自然不比男性词人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所以养在深闺中的她也有不少描写孤独之感的佳作。用酒来消遣寂寞更是词中的惯用手法。《好事近》中的“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的惨淡景象,将丰富多姿的物质生活与内心的空虚无聊做了鲜明的对比。无论物质生活如何多姿多彩,永远进不了心中的空城。再如《浣溪沙》中清照自己劝酒的诗句“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沈醉意先融。”这是明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词人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聪慧,总是用曲折多样的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意先融”就是指词人的心有所属,才会未饮酒却已经醉了[5],这就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更加蕴藉典雅。在这寂寞愁滋味的日子中,清照就更容易伤感,如她的惜春之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虽然从字面上看,该词是为了表达对美好事物遭遇不测的惋惜,是借海棠凋零来抒发惜春的意境,从而感叹自己的大好青春年华的逝去,但酒在这里有什么用呢?实际上按读者的大胆想象,昨夜的“雨疏风骤”加上词人自身的百无聊奈,喝了酒沉沉睡去,第二天看到海棠的凋零又引发

《聊斋志异》的文体探析

李良（绥化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00）

摘要：《聊斋志异》有“一书兼二体”之说，这是由于《聊斋志异》兼收魏晋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传奇文体特征。干宝的《搜神记》是志人、志怪小说的童年，蒲松龄使志人、志怪小说达到了顶峰，同时《聊斋志异》借鉴唐传奇的传奇体式以及审美情趣，以传奇法志怪，在艺术成就和思想内容上都达到质的飞跃。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文字狱，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品呈现出商品化的特点。从文体的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是对文言小说突破性的发展。

关键词：《聊斋志异》 笔记体 唐传奇

对笔记体小说的继承和借鉴

灵魂幻想在《聊斋志异》中几乎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审美思维形式，写鬼怪精灵、花妖狐魅，离开灵魂幻想是不可思议的。《聊斋志异》问世之时，陈廷机与冯镇峦称之为“小说”，他们的出发点是：“汉魏六朝时期搜神记异的短篇”。不可低估冯镇峦和陈廷机的评论，但他们运用的是汉魏小说的概念，所以这个评价有不足的地方，最显著的是，《聊斋志异》中属于单纯的的小说的艺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蒲松龄善于描绘人物本质特征，通过各种写作手法的合理运用贯穿全文，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他塑造的诸多人物，为文学画廊增添了典型形象。

蒲松龄一生无数科举终不得志，这使得他在选取题材的时候多与自己的遭遇有关，经历科举的蒲松龄心态与思想极其复杂、极其痛苦。《聊斋志异》反映出强烈的举人情节，蒲松龄自认为做个进士绰绰有余，但他始终通不过举人考试。由于考场的失意，他在小说中让那些落魄文士高中登科，借以抒发自己的不得志。也正是由于科考的蹉跎，使其内心世界与现实遭际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汇聚成批判科举制度弊端的主题。蒲松龄这种既痴心又痛苦的矛盾心理，既是由科举制度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也是传统文化与当时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

近些年，一些学者注意到《聊斋志异》中存在大量区别于传奇的文体，众家各自有各自的看法，石昌渝与郭箴一先生的说法一致，均称其为“笔记体传奇小说”。马瑞芳教授说：“实际上是散文小品而不算是小说。”更有学者认为，《聊斋志异》“是由近五百个短篇汇集而成的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因文体概念的含糊不清，以及缺少界定与把握，而产生了诸多分歧之说。对于《聊斋志异》文体特征的论述早在纪昀时就已经有所表明，在《姑妄听之》的引述中，就有他对《聊斋志异》的评论：“《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佚者，刘敬叔《艺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其中所指传记类，指的是以小说的手法写传记的传奇体。因此，纪昀之意旨在揭示出《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即书中既有像《飞燕外传》、《会真记》这样的传奇，也有像《艺苑》、《续搜神记》这样的笔记体小说作品。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宋代欧阳修的《归田录》和苏轼的《东坡志林》等佳作逐渐产生。至明清，笔记体小说达到顶峰，佳作如林，人才辈出，奇伟瑰丽。明代作家曾说过：“若夫包罗万象，总统万象，见见闻闻，引成巨丽，近代以来指诘数屈指者乎？”这一类作品，记录的是历史传闻和仁人义士，体例多变，别具一格。而蒲松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融汇笔端，下笔如有神。但粗略地梳理一下，我们会发现《聊斋志异》中确有一些篇章与它以前的作品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

《画壁》——段成式《酉阳杂俎》之《诺皋记》

《种梨》——《搜神记》卷四《徐光种瓜》

《织成》——《柳毅传》

《禽侠》——《夷坚志》甲志卷五之《义鹘》

《阿宝》——《离魂记》

《莲花公主》——《南柯太守传》等如《莲花公主》与《南

了对昨晚的回忆——大好青春却被白白浪费，所以这酒是词人凄清生活的一种暗示。如此顾影自怜的词句还有《蝶恋花》的“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这表面上似乎是一切称心如意，能让人暂时忘却烦恼，而实则是词人自我安慰，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感伤的情怀。“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点明了词人的心里所感，在哀叹国家的日趋没落的同时，也感慨自己时运不济，如春天将要过去，自己的大好青春也似东流水一去不复返。而李清照经历过国破家亡，词句中自然也少不了乱世离愁，如《鹧鸪天》的“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更喜”、“偏宜”是以甜衬苦，以喜衬哀。“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用看似轻松随意的口吻从侧面强调哀怨悲苦的心灵感受。李清照不多直抒胸臆，而是用温婉含蓄的手法，但这首词中，酒并不是孤愁寂寥的代言人，而是欢聚时的主角，但这主角却是以乐写哀的途径，是作者内心哭诉脸上微笑的指代。这次酒起了不同的作用。

清照的思乡词也少不了酒的身影，“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用“除非醉”来暗示自己

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的煎熬中度过，“酒未消”也是暗示了词人喝了许多酒，目的就是忘了身在他乡的苦恼。词人欲说还休的思乡之愁，用酒的意象表达地淋漓尽致。

李清照就是这样一个能将杯酒人生中的豪迈与悲苦分解用不同的方式诠释出来的才女。她既能将酒的豪迈奔放牵引出来，还可以用人生的网过滤出酒的伤感凄凉，更能用超凡的心境沉淀出酒的苦中别样滋味，这个不同凡响的女词人，用她的细腻别致诠释了不一样的杯酒人生。

参考文献：

- [1] [明]杨慎. 词品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05.
- [2] [宋]王灼. 碧鸡漫志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88.
- [3] [清]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67.
- [4] 唐圭璋. 李清照词鉴赏 [M]. 齐鲁书社. 1986. 52.
- [5] 赵晓辉. 中国古典诗词精品鉴赏 [M].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 41.

作者简介：尚奕杉，女，1990年生，陕西汉中，现就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中文092班。本文指导教师系文学院教师官臻祥。